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一二六回 康熙爺私訪秘香居 西霸天大鬧黃酒館

話說武登科一聽延榮廷之話，知當今萬歲爺正要彩買珍珠，便說：「這十顆珠子，你們如要留下，我要白銀萬兩。」楊掌櫃說：「珠子雖好，我看也不值萬兩之數，你還得說一個實價錢。」武登科說：「我回去和家中商議商議。」便拿起珠子回家。次日帶了兩匣明珠，奔彭大人住宅，求大人把珠子獻給萬歲爺，給伍氏三雄贖罪。彭公一見這珠子，把武登科叫進書房之內，問明他的來歷。武登科直言無偽，把來歷說明了。彭公立刻辦好折底，上寫道：奏為獻珠贖罪，懇恩援免，恭折仰祈聖鑒事。竊有保安州殺死好夫淫婦一案，本因風聞傳言僕人與主母通好，以下犯上，故路見不平，一刀連傷二命。兇手伍顯、伍元、伍芳自行投案，現交刑部按律治罪。前奉諭旨：派伍顯等赴嵩縣拿獲石鑄，請回玉馬，雖稍有微勞，不敢仰乞聖恩將伍顯等從輕減罪，今已定秋後處決。現有武登科者，自幼與伍顯等三人義結金蘭，情同手足，不忍坐視。因聞我朝欲採辦珍珠，他有祖遺珍珠千粒，情願獻上，替伍顯等贖罪。奴才想國家向有條例，謹恭折具陳。是否有當，伏

乞皇上聖鑒訓示。謹奏。

大學士兵部尚書奴才彭朋彭大人次日即將折子遞上。

康熙老佛爺正在京西海甸暢春園避暑，一見這道折子，傳旨下來：「彭朋奏武登科進珠替友贖罪，著刑部從輕辦理，欽此！」刑部接了這道上諭，又有彭公和武登科上下托情，伍氏三雄遂定了個遞解回籍。石鑄偷盜御用之物，交回並無傷損，發西安府充軍起解。石鑄先走了。伍氏三雄有湯文龍等領出刑部，就算完了官司。

三人來到秘香居與武登科見面，悲喜交集，說：「賢弟，若非你獻珠贖罪，愚兄等性命難保。」武登科說：「此乃兄長物件，小弟不過代勞。你三位暫且不必回程，在此幫小弟做這買賣，照料照料。」伍氏三雄倒也願意，順便在京游逛幾天。

武登科在西直門內新街口又頂過一個黃酒館，字號改為內秘香居。武登科、伍振綱同在內秘香居照管，伍氏三雄在外秘香居照管。他們搬了一個凳子，在櫃前一坐，喝酒人一瞧，見大爺不像做買賣的樣子，把眼睛一瞪，甚是可怕，都不敢進來。

第二天換上了伍二爺，這人倒是和氣，見人也知道讓，再說他又是山東人。做了幾天，武登科說：「三位兄長，你們到城裡去吧，那邊清閒，這邊雜亂。」伍氏三雄也甚願意，就來內秘香居照應黃酒糟坊。

買賣做了沒有半個月，本地面營裡探訪著了，知道他三人是打遞解逃走的，知會地方要辦案。這天來了有四五個官兵，把秘香居一圍，地面的老爺說：「伙計們圍上！」只見由正北跑來湯文龍、何瑞生說：「不是外人。」才把官兵攔了回去。

他二人進了酒館說：「我聽說三位兄台在此做了買賣，早要前來掛紅，還有一件事囑托你們三位，金眼雕邱大哥要來，你給我個信。」二人告辭。過了幾天，勝奎同金眼雕來瞧伍氏三雄，在這裡住了五六天，二人才回家去。

這三個人的買賣一天比一天好，外秘香居又放四旗的帳，買賣也日見起色。這一天早晨起來，武登科正在櫃房坐著，只見從外面進來一人，說：「掌櫃的，你後堂有多少座，我今天要請客。」武登科說：「這後堂有來喝常酒的人，天天在此，你要說全包了，我不敢應，要一個座還成。」那一人說：「我是本地面的把總蘇二老爺，就訂一個雅座，與新放固原總兵高通海，河南永城副將劉芳二位送行。」武登科一聽，方要帶他到雅座兒看看，只見後面來了一人，說：「伙計，不用訂座兒了，高、劉二位大人全不來了，明日是彭大人那裡請，定於本月還要起身哪！」

這兩人方才走後，只見外面又進來二人：頭一位三十以外年歲，身穿兩截羅漢衫，內襯藍紗褲，足下篆底官靴，手搖團扇；後面跟的那位，也是文雅之人，有二十以外年歲。伍振綱同武登科一看，認得頭一位是吏部主事伊裡布，後面那位是內閣中書伊拉東阿，他二人無事時常在此喝酒。武登科讓到後堂，早有跑堂的過來，說：「二位老爺才來呀，要什麼酒？」開了幾樣果子。二人正自吃酒，只聽外面一片聲喧，門首控馬樁上，拴了一匹黑驢，鞍韉鮮明，從外面進來一翁，頭戴草綸巾一頂，身穿藍綢子長衫，足下篆底官靴，五官端方，相貌驚人，手中拿著打驢鞭子，另有一番精神。

書中交代：來的這位並非別人，正是當今萬歲康熙老佛爺。

只因武登科獻珠子替伍顯贖罪，皇上想，他一個買賣人家，焉能有這些珍珠子？今日萬歲爺無事，便想到秘香居訪此人。

這康熙聖上乃是馬上皇帝，時常出來私訪，所有事情必要身歷其境，然後才降諭旨，派大臣辦理。今天早膳後，在暢春園傳御馬圍首領把黑驢轡上在宮門等待，傳四驛館統管預備便服一身，在安樂宮把衣裳換了。聖上傳旨：王公大臣在秘香居打圍，各要改扮私行，不要露出本來面目。萬歲出了宮門，早有御馬圍首領李進祥，把驢拉著過來伺候。萬歲上驢之後，回頭一擺手，李進祥就回去了。

萬歲這條驢，乃是陝西慧百萬進貢來的，此驢日行六百餘里，有天生的神力。康熙老佛爺正往前走，只見後面過來一頭花驢，鞍韉鮮明，上面馱定一人，年約四十以外，身穿青洋縐大褂，青緞子抓地虎靴子。此人姓張行八，住家在平則門外，外號人稱花驢張八。今天是朋友相約，北霸天要在秘香居跟那閻王張八和判官李五見面。這花驢張八最講究騎好驢，他這驢是德勝門馬棚買的，算京都第一。今天瞧見萬歲爺這驢走得好，皮毛又好，他在後頭就嚷：「前頭老朋友站住，咱兩跑一趟。

今年德勝門外黃寺打鬼，我這驢跟快馬跑了幾趟，都沒落下。

三月三在蟠桃宮，有個馬車孫四，那些快車快馬，我這驢也都沒落下。」萬歲爺聽見有人叫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一個騎驢的，長得相貌兇惡，決不是安善良民，並不理他，仍催驢往前。張八在後頭緊緊跟著，這條花驢也真快，一展眼就追上黑驢。花驢剛一聞黑驢，那黑驢本是龍種，一抬腿正踢在花驢額下。花驢一疼，前腿抬了起來，就把張八扔在南邊一個水坑裡。

萬歲爺這驢一直奔平則門外，到秘香居門首下驢，將驢拴在馬樁上，進了秘香居，一直來到後堂。這座秘香居是五間一排，五層二十五間，門首通連後堂，一邊一個雅座。萬歲爺進來一瞧，西邊有兩人喝酒，東雅座沒人，就掀簾子進去。武登科一瞧此人，就知道不俗，連忙跟著進來，笑嘻嘻地問道：「老爺子用什麼酒菜？」萬歲爺說：「給我拿一瓶真陳紹酒，開四碟果子。你們這裡掌櫃的姓什麼？」武登科說：「這個小買賣

是我開的，我叫武登科。」說時，伙計已把酒菜擺了上來。

就在這時，外面三三兩兩進來喝酒的不少。武登科正在櫃房，見進來一人，年有二十餘歲，身穿紫花布褲褂，長得凶眉惡眼，足下青緞抓地虎靴子，進來就說：「掌櫃的，我乃是張八爺那裡派來的，叫我給你們送信。今有北霸天趙七皇上，要與東城九倉的閻王張八、判官李五，在你這秘香居見面。」武登科一聞此言，就是一愣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